

狐颜乱羽

huyan
luanyu 张廉 著

下



狐族生出一个「半人」，

就像人类生出一个「半妖」那样恐怖——

夜熙蕾成了狐族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同类当妖怪的妖怪。



孤颜乱羽

张廉 著

ZHANG LIAN

huyan luanyu

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狐颜乱羽/张廉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7
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1 - 7

I. ①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782 号

书 名 狐颜乱羽 (上、下)

作 者 张 廉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赵丽娟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杨 琴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580 千字

印 张 40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,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1 - 7

定 价 48.00 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上

《第一卷·一见倾心》

- 第一章◎天雷公主 / 003
- 第二章◎嫁一搭一 / 007
- 第三章◎闯入人间 / 016
- 第四章◎仙姑降临 / 028
- 第五章◎明溪表哥 / 036
- 第六章◎渐入角色 / 040
- 第七章◎送魂轮回 / 044
- 第八章◎娘亲遗物 / 050
- 第九章◎背后图腾 / 057
- 第十章◎黑衣色男 / 065
- 第十一章◎刺杀行动 / 075
- 第十二章◎身陷大牢 / 079
- 第十三章◎出宫寻援 / 085
- 第十四章◎金色年华 / 093
- 第十五章◎情断妖界 / 099
- 第十六章◎回宫捉妖 / 109
- 第十七章◎与你同床 / 123
- 第十八章◎世外桃林 / 131
- 第十九章◎悲欢离合 / 143

目录

上

《第二卷·身心相托》

- 第一章◎初来乍到 / 157
- 第二章◎还宝工作 / 170
- 第三章◎淫画画仙 / 180
- 第四章◎冷宫搬家 / 187
- 第五章◎娘亲下落 / 199
- 第六章◎情定后宫 / 207
- 第七章◎蜀山上冥 / 218
- 第八章◎银河之吻 / 225
- 第九章◎泄露天机 / 230
- 第十章◎失控之夜 / 238
- 第十一章◎遇朱元璋 / 249
- 第十二章◎换魂美男 / 261
- 第十三章◎明溪之死 / 270
- 第十四章◎倾世之容 / 282
- 第十五章◎淫仙亲爹 / 287
- 第十六章◎共浴爱河 / 294
- 第十七章◎龙王亲爹 / 306



目录

下

- 第十八章◎急救夜阑 / 315
- 第十九章◎酒醉龙宫 / 326
- 第二十章◎拜见岳父 / 331
- 第二十一章◎天动地变 / 348
- 第二十二章◎喜结连理 / 352

《第三卷·情深意重》

- 第一章◎后宫新客 / 365
- 第二章◎去你媚香 / 370
- 第三章◎昆仑还宝 / 380
- 第四章◎中秋月明 / 386
- 第五章◎为你疗伤 / 396
- 第六章◎魔主娃娃 / 403
- 第七章◎被困魔界 / 417
- 第八章◎百里救妻 / 427
- 第九章◎绝仙神剑 / 433
- 第十章◎热闹后宫 / 443
- 第十一章◎小蕾修行 / 461
- 第十二章◎返回妖界 / 470

目录 下

第十三章◎妖界大选 / 485

第十四章◎齐应外敌 / 505

第十五章◎代理界王 / 514

第十六章◎喜庆和谐 / 523

第十七章◎加冕大典 / 534

第十八章◎冰释前嫌 / 548

《第四卷·生死相随》

第一章◎苏苏成仙 / 561

第二章◎故友相见 / 575

第三章◎蟠桃盛会 / 590

第四章◎陈年往事 / 596

第五章◎落霞女神 / 608

第六章◎诛仙再现 / 614

第七章◎尘埃落定 / 622

第八章◎一梦千年 / 625





身边的水流轻轻变动，虽然有分水古镯将她与海水分开，却仍可感觉到水纹的流动，她立刻仰脸，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温温和和的声音让她心底一喜。当眼前出现夜阑的身影时，她不知该用怎样的神情面对他，是装作淡漠还是热情？

“大家都还好吗？”在她还在犹豫要不要相认时，夜阑已经兀自坐到她的身边，目视前方而问。

夜阑不看她，让她多少有些放松，她点了点头，“还好。”

“不要太累了。”他温柔地说着，侧脸深深地注视她。她疑惑着，就在方才，夜阑还装作不认识她，怎么现在反而表现得如此反常？

“妖界的冷宫不见了。”忽然，他在她耳边说，她一怔。

他抬手试探地伸向她垂落的刘海儿，见她并未闪避，便轻柔地抚开那些发丝，“小蕾，为了保护你，我只能装作不认识你了，你会怪我吗？”

她立时侧脸，复杂而感激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了？”

“呵，回到妖界才知道的。”夜阑苦笑，“冷宫不在，却在金色年华中多了一个后宫。只有你会搬走冷宫，因为那里是你的家。”

那抹苦笑，让她原本纷乱的心更多了一丝自责和内疚。心潮涌动间，她埋入了他的怀抱，她现在需要一个温暖的属于亲人的怀抱让她平静。

“大皇兄，谢谢。”她紧紧地抱着他，只有她的大皇兄夜阑一直都爱护着她、保护着她。

夜阑怔住了身体。他呆愣了许久，才用双手圈住怀里的身体，紧紧地锁住她，责怪从心底而起，埋入她的短发间，“你在后宫里，怎能狠心不认我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我不想再给你惹麻烦……”

五彩斑斓的珊瑚下，一袭月牙白的夜阑深深拥紧怀里的少年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声，“已经惹了啊！而且小蕾的事，怎会是麻烦？”他放下了心，放松了身体，他终于能将她拥在怀中。

久久地，她没有离开这个久违的怀抱。从小到大，她最喜欢的就是腻在夜阑的怀中，很早很早，从夜阑还是狐狸的形态时就开始了。“大皇兄，那时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她窝在他怀里问。

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短发，“因为你走了。”

她心中一紧，笑着说：“大皇兄，你可以常来后宫玩。”

他笑，“小蕾，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后宫？”

他从他怀里离开，疑惑，“什么叫真正的后宫？”

他温柔而宠溺地注视她，“将来小蕾做女皇，大皇兄就帮你置办后宫。”

她惊了一下，忽然，百里容沉下的脸浮现在她面前，她当即摇头，“不行不行，我只喜欢百里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”

“你只喜欢百里?!”他几乎无法说出这句话，心，开始因为这句话而抽痛。

“慢着，大皇兄你说什么？我做女皇？”她终于回过了神，可是他却失神地看着远方。

“大皇兄？”她拍了拍他的脸。

他忽然醒转，扬起微笑，“是啊，只要小蕾想得到的，大皇兄都会帮你得到。可还记得你十三岁生日时许的愿吗？”

“十三岁？”她努力回想，但是茫然摇头。

他笑了，“你说你将来要做狐族女皇，建立一个都是漂亮男孩儿的后宫。”

她呆呆地眨巴着眼睛，然后咯咯地笑了。她的笑容映入他的眼底，却化作一丝哀伤——她还说，她要娶的一个人，就是他。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许愿已经被主人忘记，而她也爱上了别人。然而，他却依然记着，并且已经开始为此步步经营、精心筹谋。

他深深地注视着她的笑容，即使他将来接管狐族，恐怕也无法保护她，除非她才是狐王，与众妖王平起平坐，那时才无人敢再冒犯她，无人敢心存邪念。他要让妖界各王都仰望他的小蕾、仰望整个狐族！小蕾，你早晚会成为女皇的，他在心底默默起誓，如果有人成为这条路上的障碍，他会义无反顾地拔除，即使是曾经的朋友百里容。

清澈的海水如同碧蓝的天空，透着光的神奇珊瑚照亮了这片晶莹的海底宫殿。

夜熙蕾终于开怀大笑，笑的原因却是因为当年自己一个傻傻的许愿。还别说，即使直到现在即将嫁给百里容，她依然憧憬着后宫。但是她与男人不同，男人的后宫是用来用的，而她是用来欣赏的。但是前提是——百里容同意。

她笑看身边的夜阑，他的目光永远那么温柔，让她感觉温暖，她好奇地问：“大皇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碰巧吧。”夜阑顺着她的长发抚下，“我经过珊瑚殿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你跑出来。本来是不想见你的，但是……我真的很想你。”

“那下次我来妖界看你。”

夜阑惊喜地抬眸，“你会来妖界？”

“当然，因为妖界有想念我的大皇兄夜阑哥哥。”她笑得纯真，漂亮的眼睛因为半弯而自然而然地流出一丝狐狸媚，看痴了夜阑。

他情不自禁地抚上这张蜡黄的少年的脸，痴痴地说道：“小蕾，能让大皇兄见见你吗？”

她迷惑，对着夜阑那深切的目光，她眨巴了一下眼睛，明白了什么，立刻闭上双眼，感觉水纹的波动，周围应该没有外人。沉静的面容宛如正在发出亲近的邀请，夜阑不知不觉地靠近那张日思夜想的脸，离那微微勾起的红唇越来越近。忽然，她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夜阑，微露疑惑，“大皇兄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他一怔，下巴微抬，吻上她额前的碎发，这是他作为她的大皇兄时唯一的特权，一个亲哥哥的亲吻。然后，他拉开了与她的距离，垂下了脸，长发从他耳边落下，是和衣衫同样的如雪般的纯白，“皇兄……很久没这么做了……今天看见心爱的……十三妹，情不自禁……小蕾……你不会怪皇兄吧？”

她眨了眨眼，面颊微微泛红。是啊，很久她的大皇兄都没有亲吻她了。以前，每次他们在晚上分别时，大皇兄都会吻她额前的碎发，然后温柔地说一声，“好梦……”这种感觉很怀念，可是今日为何会觉得有点怪异？

瞥眼看夜阑，他垂着的脸显得异常沉静，安静的大皇兄和以前一样。是啊，他还是他，从未变过，还是那个关怀她、宠爱她、总是在她身后默默注视她的大皇兄。即使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兄妹，但他还是一如既往，所以她喜欢他。

她明白他说的想见她是何意，就笑眯眯地在夜阑失神时，从头到脚化作了真正的她，然后双手托腮侧看夜阑。他还没发现，她笑眯了狐狸眼，大大的毛茸茸的尾巴偷偷绕过夜阑的背后，然后挠上了他白净的左侧脸庞。忽然被异物碰触，他本能地转脸，却一无所见。转回脸的刹那间，眼角的余光中划过一抹银光，他立刻出手抓住，蓬松柔软的触感让他心中一惊，下意识看去，手中是一条银白的尾巴。

“小蕾。”他轻呼出声的同时转向右侧，艳绝六界偏偏又清纯可人的容颜映入他的眼中。只是原先那一头银白随风飘扬的长发，已经变成了齐耳的短发。

“大皇兄，变成原形让我骑啊！”她俏皮地说出这句儿时的话，他的心跳也因此而失控。她的每一处都那么完美、都那么迷人，当年她的美丽只属于他，只有他知道她的与众不同，他为此而全心全意地守护她，守护自己心底的小公主。

他无法放开手中那一尾茸毛，他放不下。在看到她真容时，他才明白自己真的无法放下。她笑着收回尾巴，他最终还是没有抓住，因为那尾巴如丝绸一般顺滑，甚至比上好的天蚕丝更加顺滑，无人能抓住。

“大皇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找到爹了。”



“是吗……”他痴迷地看着她，即使此刻她只将半边侧脸对着他，也足以让他沉迷在她的一颦一笑中。如水的妩媚，从她狭长的狐狸眼角不知不觉地流露，魅惑身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心。

“但是现在又多一个，我快分不清了，真烦。如果百里在就好了，他一定会帮我分析……”

百里？他猛地惊醒，那亲昵的称呼和她流露出的甜蜜神情，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他落寞地垂落视线，扫过她短发下的脖颈，立时，一处淡淡的红痕深深扎入他的眸底。他吃惊地注视那处红痕，淡淡的红小巧得如同一片花瓣，附着在她晶莹的肌肤上。忽然，又一处红痕闯入他的视野，此时此刻他才惊觉，她的脖子上散落着那些同样的花瓣，微微敞开的领口露出了半抹印记，让人心神荡漾、浮想联翩。

他的小蕾，被人碰了！他冰清玉洁的小蕾，属于别的男人了！心，越来越痛，她在说什么，他已经不再注意，他只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。谁能让她倾心、甘愿献身？是百里容？是不是他？到底是不是他？！他伸手想去抓住身边的人问个究竟，忽然他的心猛烈抽痛起来，让他无法呼吸。他下意识地揪紧了胸口的衣衫，脸瞬间变得苍白，就连唇上的粉红也正在慢慢消退。

“大皇兄，你说谁才是我的……”她随意地转脸，可就在这一刻，她看到了急促呼吸的夜阑和他揪紧胸口衣衫的手。熟悉的画面浮上她的眼前，那是她璇玑娘突发心疾时的情景，和此刻的夜阑一模一样。心跳立刻加速，她慌忙扶住夜阑，“大皇兄，大皇兄！”

他的呼吸急促而断断续续，俊美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痛苦的神情，苍白如纸的面色让她害怕，让她心惊。不，不可以！她不能让夜阑也死在心疾上。为何他们狐族就要背上心疾这种无药可医的疾病？

“大皇兄，坚持住！我带你去找陆之爹爹、找龙王，他们都是神仙，一定有办法的。”她立刻扶起他，已经顾不上再去改变自己的形态。

夜阑已经无力说话，钻心的痛让他只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己是靠在她的身上，如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如此亲近，那就让他得心疾而死吧。

她背起夜阑飞快地朝珊瑚殿而去，现在找陆之爹爹还要花费时间，但是那老龙王应该还在珊瑚殿，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救夜阑的。

夜熙蕾接近珊瑚殿的时候，发现殿前的珊瑚院子里不但站着敖广，还站着左陆之，两人正在聊什么，隐隐约约的谈话声飘入她灵敏的耳朵。

敖广笑呵呵说道：“陆之兄，你今日怎么春光满面，莫非有何喜事？”

左陆之摸过那不成熟的胡子，“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女儿。咳咳，是认了一个……义女，义女。”

敖广大笑，“你真是吓我一跳，幸好是义女。不过，我今日倒是见到了亲生女儿。”

“哦？可喜可贺啊！你又是外孙又是女儿的，真是双喜临门。”

“你可知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说出来会让你吃惊，就是还宝人！”

立时，左陆之不再出声，珊瑚边一片沉寂。夜熙蕾赶紧朝他们跑来。

“陆之兄？”敖广打破沉寂。

“不，她绝对不是你的女儿！她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儿，你认识璇玑？！”左陆之大吼。

“璇玑，你也认识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当夜熙蕾跑到他们身前时，他们就那样呆呆地指着对方，张口结舌。

“你跟璇玑什么关系？”左陆之忽然伸手揪住敖广的脖领，敖广当即反揪，“你跟她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两人之前融洽的气氛，却在顷刻间翻天覆地、剑拔弩张。

“左陆之，你不可能跟她有关系。你是仙，她是妖，你敢跟她有关系？”

“敖广，我左陆之告诉你，这天下没有我怕的人，我就是敢跟她有关系怎样？”

“你能给她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能给！连名分都不能，但是我可以！”

“你可以？哼，一个妃子？最后再被你抛弃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敖广一下子就掐上左陆之的脖子，左陆之也反掐，两个都是千百岁年纪的男人，却在夜熙蕾面前扭打起来。

夜熙蕾怒了，她面对眼前的景象无法淡定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两个已经可以做外公的外公、爷爷的爷爷的男人，还有心思为当年的事争吵。她背着夜阑愤怒大吼：“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我娘已经死了，什么都晚了！”

立刻，扭打的两个人僵硬地定格，愣愣地看着站在他们面前倾国倾城的夜熙蕾，和她背着的夜阑。没见过夜熙蕾原貌的敖广，眼中布满惊艳和一丝属于男人的欲望。

左陆之第一个回神，慌忙扔开敖广急急上前，“小蕾，你、你、你怎么变成原样了？”

原样？敖广从惊艳中回神，从左陆之的神色中若有所思，难道眼前这个让他心动的少女就是他的女儿、刚才的那个还宝人？对，她说过她是女孩儿。他的脸立刻布满黑线，在看到她的那一刻，他居然起了邪念。深深的罪恶感席卷了他的心，他不知道那是他女儿，所以不知者无罪。他开始自我安慰，自我检讨。

“陆之爹爹，快救救大皇兄。”她一脸哀伤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此情此景，无人能拒绝她的请求。

左陆之心中一阵抽痛，立刻从她后背扶下夜阑扶入珊瑚殿，她急急跟在他的身后。



敖广调整了心态，暗自骄傲，不愧是他和璇玑的女儿，集结了他与璇玑所有的优点，如此绝美惊世。他就如当年的狐王夜孤恒，因为夜熙蕾的美丽而骄傲。

夜阑被扶到椅子上，他虚弱得气喘吁吁，唇色已经发紫，显然心疾严重，导致他呼吸不畅。左陆之观其神色后，双眉紧拧，“狐族心疾，有一样东西可以彻底根治。”

“什么?!”夜熙蕾紧紧抓住左陆之的胳膊，“陆之爹爹快说。”

“就是蟠桃。可是……蟠桃盛会还要过几个月，夜阑现在的状况，只怕……”左陆之拧紧双眉，心中也为夜阑发愁。

“蟠桃?”敖广终于有机会插入，他立刻走到夜熙蕾的身边，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如山一般的依靠感，“宝贝女儿，我有!”

“真的?”她充满希望的脸让左陆之心中吃醋，冷着脸说道，“今年的蟠桃还未成熟，你确定你有?”

“那是三千年前的。”敖广说得得意，“王母娘娘赐给我的，你有吗?哼，那时你都没入仙籍呢。”

左陆之直抽眉角，咬牙切齿，“三千年前的，你也不怕烂了?”

“哈哈，用瑶池之水养之，可存万年。”敖广得意洋洋，那副神情与夜熙蕾得意时一模一样，“小蕾，当年我想将蟠桃给你娘亲，可是……她不肯收。现在，若能治他心疾，你便拿去，只要你能……叫我一声父王。”

面对敖广期盼的眼神，又在夜阑性命危急时刻，她无法不同意。她立刻放开左陆之，拉住敖广的手臂，“敖广爹爹，救救我的大皇兄，救救他!敖广爹爹。”

大皇兄?敖广听见这个称呼先是一愣，但夜熙蕾那句敖广爹爹叫得他浑身酥软，心花怒放，当即对她说道：“好，你在这里等着。”说完，他抱起气若游丝的夜阑就往内室而去。

夜熙蕾忧急地在厅内来回徘徊，左陆之气郁地坐在一张精美的白玉椅上，忽然他狠狠一拳砸在椅子的扶手上，“等今年蟠桃会，我就把蟠桃还他!”

夜熙蕾顿住脚步，看着左陆之那副气呼呼的神情，哭笑不得。没想到两个爹爹就这么乱，万一将来又蹦出一个怎么办?

玉佩是朱重八的，已经证明不是她的爹爹。分水古钺是龙王敖广的，他十分确定是她的生父。如果一样首饰代表一个男人，那落霞水晶和海纳又是谁送给娘亲的?会不会有一样是左陆之的?想到此，她不由得拿出落霞水晶，问左陆之：“陆之爹爹，这落霞水晶可是你送给娘亲的?”

左陆之抬眸看了一眼，忽然，他竟从坐椅上惊讶地站起，急急走到她的面前，取过她手中的落霞水晶逡巡细观。夜熙蕾身上有落霞水晶他一直知道，但是从未想过要去看那落霞水晶的样子，今日一见让他吃惊不已。这枚水晶极其特殊，尤其是那可以盛开的莲花，更是天界稀有的宝物。他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当即还给夜熙蕾，“此乃天界奇宝，

你可要收好，莫要被人看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紧紧盯着左陆之。

他视线游移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会被人觊觎，偷去。”

“哦。”她垂下眼睑，将落霞水晶莲放回衣内，随意再问了一句，“那陆之爹爹，可知道海纳宝戒？”

“海纳宝戒？”左陆之摇摇头，“此乃传说中的神物，我虽在天界千年，也未曾见过。”

“哦。”她转动了一下中指上的海纳宝戒，看来左陆之确实不知，这戒指她整日戴着，左陆之也不识它是海纳。神物都有灵性都会自保，隐藏自己的神光使自己混入凡品之中，不被恶人发现落入魔道。

从左陆之的回答中可以知道，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左陆之给她娘亲的，也就是还存在两个男人。那两个男人与娘亲又是什么关系，会赠送如此奇宝？

“陆之爹爹。”她仰起脸，知道夜阑可以医治，放心了许多，面带微笑，“无论将来谁是我的生父，陆之爹爹始终是我的爹爹。”

那一刻，左陆之只觉得眼前春暖花开，他与夜熙蕾携手奔跑在春风之中，幸福美满。他有些感动，张开了怀抱，将这个女儿抱入怀中，“不要担心……夜阑那孩子会没事的。”他说着一个作为父亲的台词。这段时间，成长的不仅仅是夜熙蕾，还有他。

她在他怀里点头，慢慢回到少年的形态。她的陆之爹爹对她隐瞒了落霞水晶的主人，他会是谁？会让左陆之如此惊讶。看来那人的仙阶定然在左陆之之上，是一个比左陆之更加不能有她这个狐妖女儿存在的神仙。她心知肚明，她的存在对于神仙来说，是一个污点。

珊瑚殿的侧门通往敖广的内室，那里是敖广在珊瑚殿处理公务后可以小憩的寝殿，里面有一张晶莹剔透的水晶大床。敖广手里拿着蟠桃，对着躺在床上的夜阑痛苦的脸轻轻说：“我女儿能不能留在龙宫，能不能认我这个生父，就靠你小子了。”

夜阑双眉紧皱，咬紧紫黑的唇，一头白发散落在脸边，映白了他的面颊。他听到了龙王的话，但是已经无力回答，就连睁眼的力气都在慢慢失去。他张开唇大口呼吸，他没有想到会在今天发病，虽然他知道自己患有心疾，狐族里十人有九人都有心疾，很多兄弟姐妹甚至都活不过百岁。一直以来，因为他是大皇子，所以有人参得以续命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在看见夜熙蕾脖子上的爱痕后，会心疾突发。如此不堪的身体，又怎能夜熙蕾打下整个狐族天下？

敖广掂了掂蟠桃，“蟠桃啊蟠桃，当年把你留下来，果然是正确的。”

对于妖类来说，蟠桃可望不可及。妖界里，只有界王可以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，但因为其妖界界王的身份，却不可将蟠桃带到妖界。故而，狐族渴求的良药，是永远无法得到的。而对于龙王来说，这蟠桃已经不是稀罕之物。且不说每次蟠桃会他们能



吃上一两个，而且还可以根据仙阶打包一两个。家里人多，一碗水无法端平，这个蟠桃就被敖广偷藏至今，没想到却能起如此作用。

他扣住夜阑的下巴，心痛地看着手里的蟠桃，眼一闭，一把将蟠桃捏碎。蟠桃在他手中化作一团粉色的仙气，慢慢流入夜阑的唇中。夜阑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，紫黑的唇也慢慢变成好看的粉红。他吃力地睁开双眼，想感激之时却被敖广捂住嘴。敖广张望门外，仿佛生怕夜熙蕾偷听，尽管这里与外面隔得并不近。

“你应该清楚，本王是看在女儿的分上才救你。”敖广沉下声，一脸的威严，失去了在夜熙蕾面前的慈父形象。

夜阑眨了眨眼睛，敖广放开他，他吃力地坐起。敖广单手背到身后，俯视他还略显憔悴的容颜，“即使你跟炎儿是好友，本王也不会取出蟠桃给你治病。所以，你要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”

夜阑垂眸轻笑，抚住心口依然对敖广一礼，“多谢龙王相救。”

“本王是有条件的。”敖广傲然而语。

夜阑平稳了自己的呼吸，恭敬地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继续装病。”

夜阑微惊，抬眸看向敖广。敖广低垂眼眸，带着对妖类的一丝轻蔑，“我宝贝女儿叫什么？”

“呵……”他轻笑，搞了半天连自己女儿名字都不知道。

“你敢取笑本王？”敖广微露怒色。

夜阑微笑颌首，“夜阑不敢。她叫夜熙蕾，是我的十三皇妹。”

“为什么会是你的皇妹？”敖广语气变得有些急躁。

他不慌不忙地解释，“因为璇玑阿姨……”他抬眸看向有些紧张的敖广，勾起唇角，露出一抹嘲笑，“嫁给了我的父王，璇玑阿姨爱的是我的父王。”

“什么？”果然，敖广大声咆哮，“她居然喜欢的是那只老狐狸！”

“璇玑阿姨是我们狐族最美的女子，她不爱父王，难道去爱异类吗？”他刻意地说。

敖广终于察觉出了他语气中的嘲讽，立刻将他从床上掀起，“小狐狸，本王虽然将蟠桃给了你，但是也可以随时取出！”

夜阑轻笑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宝贝女儿喜欢我，她视我为至亲，我若是久病不起，她定不会离开。”

“你……”敖广愕然放开了夜阑，面露深沉，拂袖转身，“你就在此装病几日，将蕾儿留下。但是本王警告你，你不要有非分之想，她既然是本王的女儿，只嫁天神！”

“呵……你放心，她说过她誓不嫁妖类，夜阑做她兄长足矣。”他苦笑，不知自己能否将她留下，赌一把吧。

敖广有些惊讶地转身，果然是他龙王的女儿，够傲气！想到此，他心情舒爽，转身

对外喊道：“宝贝女儿，你可以进来了。”

候在外面的夜熙蕾和左陆之，听到这声随着海水而来的呼喊，都惊然起身，对视一眼，急急朝内室而去。夜熙蕾心中忐忑，夜阑真的没事了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如此恩情，该怎样感谢那龙王？没想到一不小心，就欠下了这么一个大大的人情。左陆之看着她匆忙的背影，双眉开始拧紧，老龙王不愧是老龙王，有点手段；只怕他认下夜熙蕾，并非爱女心切那么简单。

当夜阑微带疲倦的面容映入夜熙蕾的眼底时，她安心了，因为夜阑的面色已经恢复如常。她急急上前，握住了他的双手，包裹在自己小小的手心里，急切地问：“大皇兄，没事了吧？”

夜阑微笑地点点头，抬眸之时，却从敖广微垂的眼眸中接收到了信号，不由得咳嗽起来，“咳咳咳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夜熙蕾急急为他顺气。

就在这时，敖广微皱双眉上前，“宝贝女儿，这蟠桃吃下去也不是马上就起效的，恐怕还要数日。你看……你是还宝人，一定很忙，不如你回去，夜阑就由父王照着。”

“不。”她脱口而出，随后陷入犹豫，原本明天是她和百里容成亲的日子。可是夜阑照顾她的画面，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，不知有多少次她生病之时，都是他守候在床边，今日轮到他了，她岂能一走了之？她做出了决定，对站在一边的左陆之说道：“陆之爹爹，麻烦你回去通知百里容，我要晚回去几日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左陆之脸上犯难，百里容那边又该如何搪塞？再白痴的人也看得出百里容是个醋缸啊！

她看出了左陆之的顾虑，微笑道：“陆之爹爹，你就对百里直说，说我留下来照顾夜阑，说我又找到了一个爹爹，我想他会理解的。”她柔和的语气让床上的夜阑胸口再次发闷。这一次看来不用装病，他也要为她心痛而死了。

敖广看着左陆之与夜熙蕾的对视，轻咳一声，“咳，这百里容又是谁？”

是啊，这百里容又是谁？左陆之有几分得意，暗笑：老龙王，你对蕾儿，哪里有我左陆之了解啊！在一番得意后，左陆之勾起他坏坏的唇角，略带几分桃花的眼睛也露出得意之色，“百里容，就是蕾儿的未婚夫、本仙的贤婿。”

“什么？未婚夫？”敖广在房内当即惊呼出口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躺在床上的夜阑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夜熙蕾匆匆为他再次顺气，可是她每一次的抚拍，都让夜阑的心更痛一分。

敖广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宝贝女儿已经有未婚夫了！那他还在心底筹划什么？他的女儿如此优秀，她看上的人定然不俗，莫非也是一位大仙？他笑了起来，“既然如此，就将贤婿接来，也让本王看看。干脆，你们的婚事就在龙宫举行吧。”不知是天上的哪位天神？他暗忖。但是最近天上没人说要成亲，难道让她宝贝女儿做小？对了，他宝贝



女儿是妖吧，这怎么能行？现在既然蕾儿是他龙王的女儿，那就要扶正！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夜熙蕾似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。

敖广一番心思后，立刻绽放出慈父的招牌微笑，头上的龙冠在水中轻颤，“当然，你是本王的宝贝女儿，婚事自然由本王操办，难道还能指望一个外人吗？”他声线降低，瞥眸刻意看向左陆之。

若不是夜熙蕾在场，按照左陆之那火爆的脾气，早就痛扁这个龙王了。但是在女儿面前，他要表现出风度，让自己在夜熙蕾心里的形象赛过龙王敖广。刚才这老家伙拿蟠桃救夜阑，已经让他落后一分。所以，他露出沉稳的微笑，“我也不是外人，也是蕾儿的父亲。既然蕾儿的婚事由老朋友你操办，那我这就去接百里容，他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婿。”

“是吗，那就有劳陆之兄了，请。”敖广竟现在就驱赶左陆之。

左陆之忍下一肚子火，继续保持微笑，“蕾儿，你在龙宫好好休息，我先去找茂茂，然后去接百里容，顺便通知老张头。你可以安心了。”

“嗯，谢谢陆之爹爹。”夜熙蕾也扬起看似很灿烂的微笑，其实她的那颗心，早就因敖广和左陆之的暗战而忐忑不安。

左陆之转身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“对了，老朋友，前面宾客可都齐了，你还不快去招呼？”

被左陆之这么一提醒，敖广才恍然。他狠狠瞪了左陆之一眼，转身看夜熙蕾时，又是一脸慈父的微笑，“宝贝女儿，要不要去宴会？父王也好将宝贝女儿介绍给大家。”

左陆之在旁一个哆嗦，每次听敖广喊宝贝女儿，他就会起鸡皮。

夜熙蕾摇摇头，“改日吧，我现在想陪陪大皇兄。敖广爹爹……”她的话变得有些迟疑。

“什么？”敖广谄媚上前。

“可不可以先……不要把我的身份说出去？”她认真地看着敖广，敖广眸中划过一丝不解，但还是答应了夜熙蕾的请求，现在可是关键时刻，自然是有求必应。

他笑着点头，“好，蕾儿说怎样就怎样。”说完，转身对着左陆之时又拉长了脸。左陆之心底好笑，这龙王狡猾起来可不比狐狸差。

两人保持一前一后的距离出了房间，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称兄道弟的亲热感。两人走到门口，对着彼此哼了一声，就分道而行。

夜熙蕾站在房门口哀叹一声，这两个人哪，真像两个大孩子。她再次转身回到夜阑的床边，房内珊瑚上摆放着巨大的夜明珠，将房间照得通明。她垂下脸，陷入沉思。

“小蕾，恭喜你，没想到……”终于，他们有了独处的机会。

她仰起脸，愁容密布，“大皇兄，你也看见了，我真的无法确定谁是我的生父。”

夜阑垂眸想了片刻，“小蕾，如果分不清，就认龙王为父吧。”